

闲庭 随笔

人生 行板

致敬新年的新意

■章铜胜

新年刚开始上班,便遇上了雪,都说瑞雪兆丰年,这应该是个好的兆头吧。早晨,坐在车上,看窗外的雪下得正紧,心里竟有一丝窃喜。我心想,要下就痛快地下吧。对于这场迟来的雪,我们已经盼望了很久,从去年冬天一直盼到现在,想不到雪却在新年里悄然来了,来得那样突然,下得那样爽快。再晚的雪,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。已经立春,江南这场迟来的春雪,家乡人称之为水雪,下得快,消融得也快。地上刚积的厚雪,一脚踩上去,便踩出一汪水渍来。春雪可观,却不堪踩踏。

看着车窗外纷纷扬扬的雪,我忽然想起今天早上朋友说的一句话。她说,看到眼前豪雪飞扬时,感觉此前的一生都要被雪覆盖了。而在此刻,我倒觉得被雪覆盖的,是过往,是旧的,是可以被覆盖的。而这场雪所呈现给我们的,却是全新的一天、一年,仿佛有了雪,新年便增添了无限的新意,我们

们应该向雪致以敬意,也向新年的新意致敬。

我常想,年年新年,岁岁如斯,新年的新意新在哪里呢?除了这场雪,还有哪些是新的呢?如此一想,心中便多了一个问题,但问题总是经不起细究,真要探寻其答案时,你才会发现,这个问题并没有所谓的答案,或者说根本找不到一个能让你满意的答案。每个人的心中,又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。人到中年以后,对很多问题已经没有了深究下去的兴趣了,但这并不能消除心中尚存的诸多疑惑。就像我们知道了一条河的源头,就势必会追问它将流向哪里一样。问题也问不完,也找不到每个问题的答案,就像不知道新年的新意一样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会心存敬畏,向每一个新年致敬,为新年所带给我们的种种新意。

新年第一天出门,我沿着公园湖边走,特别留意岸边的那些柳树。去年冬天气温比往年高,柳树的叶子落

得迟,快到冬至时,柳条上还挂着黄叶。黄昏时,斜阳余晖里的柳叶,有种令人惊艳的美。湖边冬日柳叶的美,是我几年前才发现的,过去的那么多年,我对一棵柳树的美,竟茫然无知。此后的几年中,每到冬天,我都会留意湖边的那几株柳树,看着它们一年中最美的时刻。发现冬日柳叶的美,是在不经意间,就像以前读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“湖畔的金柳”一句时,不甚了了。错过了,便是错过了。很多景色,是我们偶然中发现的,很多情感,也是偶然间触发的,并不一定如我们的预想,却让我们感觉到其中的新意。就像新年里,我看到湖边轻柔的柳条一样,虽然它还没有萌发新芽,但仿佛已经可以看出柳条中树液流动加快后的那种轻柔,不同于冬日里的僵硬挺直。一根柳条的新意,也是值得我们致以敬意的,就像是紧随其后的春天一样。

朋友家有一株绿萼梅老桩,栽在

一个长方形的深色紫砂盆中。从绿萼梅落叶、孕蕾、含苞,到花开,朋友时常拍照发出来。每一次,我都将朋友拍的照片放大,认真地看,看那株绿萼梅的整体和细部。落叶时,看梅桩和桩上疏朗的枝条;孕蕾后,看枝上花蕾的疏密和分布;花开时,看枝条上已开的花和未开的蕾,总能看出那株绿萼梅的几分新意、几种好来。在心里,我已经很熟悉那株绿萼梅了。新年里,朋友又发了那株绿萼梅开花的照片,枝上花开得还不多,花蕾已经膨胀起来,将要开了。墨色的树干上,褐色的枝条舒展,枝上翠绿、浅黄的花和蕾错落有致,衬着盆中铺上的一层细白碎石,颇有几分寒梅傲雪的风姿。此时的绿萼梅,枝上有春意,也有新意,我看得痴了,迟迟不愿意关闭那张图,竟呆呆地看了好久,大概是心生敬意了吧。

想想,我们在生活中,若能心存敬意,便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新意满满,不只是新年里才如此。

买书散记

■曹连观

我买书不少,算得上爱书之人。

上高一时,公社供销社柜台里有少量书卖,其中有钱钟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,我买了一本,繁体竖版,父亲翻了翻后说,你看不懂的。1981年来南京上大学后,我把书带到了学校,上大二时送给了同学。20世纪90年代,我又买了一本,至今一直在书架上。对于学术著作,我往往读了序或前言就丢下了,有需要时才会去细读。《宋诗选注》我至今没看完,只约略知道宋诗有理论,有金句而无全篇。

我在大学时代常逛的书店有4个:靠近南师大后门的书亭,中山东路的新华书店,杨公井的古旧书店,还有东大附近的兰园书店。这些书店大多在3路公交沿线,来去方便。大学时的书价从几厘钱一页到一分钱一页,涨得很慢,但也不算便宜。200页的书一块多两块的样子,而我们当时每日三餐的菜金是3角。觉得那时的书便宜是现在的看法,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感叹。

我至今唯一一次书买来不久又卖掉的往事,是大约大二二年级时,我在学校大门对面宁海路百货商店购得新书《马画宝》,一套三册,4元多。奈何买书之后,囊中羞涩。爱书还得让位于吃饭,无计可施,我就拿去旧书店卖了。才买一个多月的新书,只卖了2元。我既舍不得将书贱卖,又觉得损书,那番窘境至今难忘。

今年元旦,我又在先锋书店淘得旧书《帘青集》,花了40元,这本1986年出版的陈从周先生的散文集,284页,定价1.75元。南京古旧书店也有许多人文社科好书,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每两个月去一次。有回在那里我翻到几本线装书《珍珠集》(1942年出版),作者余嘉霁(贤助)是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。余初任东吴大学法律,后转入金大文学院,师从胡翔冬、胡小石,1941年中元后一日病逝于成都。时人称赞余嘉霁是魁奇特立之士,诗风沉郁。当年版《珍珠集》存世极少,好书不可多得,我一下子买了两本,足见好东西总勾人贪心。20世纪90年代初,学校组织去无锡参观,自由活动时间我去逛书店,遇有一本《史可法集》,清中期版,品相很好。史可法抗清殉节,清朝后来竟也允许刊刻他的集子,倒是值得玩味。效法古人宝刀赠英雄,这本书我不久后就送给了我后来上大学教授的同学,也是它该有的去处。

一次逛旧书摊,捡漏一本沈祖棻宋词赏析方面的书。沈祖棻与程千帆夫妇都是著名教授。作为现代著名女诗论家、文论家,她的词清丽不让易安,写于日寇肆虐时的词有“登楼欲尽伤高眼,故国平芜又夕阳”“归梦趁寒潮,转怜京国遥”之句。填词高手评析宋词,自然深中肯綮。这本宋词赏析的书是沈先生题赠友人的,竟流落旧书摊,让人多有感叹。从那以后,我在剔除旧书时,总会认真翻阅扉页,凡作者赠书一定留下来。不意后来沈先生的这本书竟几番找寻不见踪影,我常想会不会有一天又在我哪个书橱里找着了它,抑或阴差阳错它又流落到了旧书摊了?

不过现在旧书摊基本没了,路边都停汽车了。2000年的秋天,我晚上出去兼职,回家路上在南师大汉口路门左边的旧书摊上与一摞线装本偶遇:原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龚启昌的日记原件,毛笔宣纸书写,字迹娟秀,几无涂改。这些日记记述起于1936年初,迄于1946年6月。其中,从1937年日机轰炸南京把中大图书馆炸坏,到1946年中大计划迁返南京这段期间的家事、国事和校事,记述详细,娓娓可读。日记原应是20本,不知什么原因遗失两本。日记在1943年曾遇火灾,后被抢出,有几本“书角”已烧成圆弧形。几经讨价还价,我以600元购得这18本日记。20多年来,我一视其为珍宝,得闲细读多遍。

2004年春节前,我因咯血住进南京胸科医院。年三十了,病人都尽量出院了,病房里空荡荡的,大街上行人和车辆也很少。上午,我一个人踱出病房,上了大街。街上很干净,但显冷清。我在南大汉口路边上逛了几家旧书店,并没有买或者没有买到什么书,折回的路上在报亭买了本《译林》杂志。年三十晚上,我倚靠在病床上,一口气看完了本哈德·施林克的小说《朗读者》,几乎一夜未睡。

故土 感怀

正月十五灯笼秀

■陈裕

正月十五打灯笼,是老家元宵节的习俗。每年元宵节晚上,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提着一串串的大红灯笼在村道上游走打闹,宛如一场灯笼的走秀场。这样的活动一直沿袭下来,父辈们如此,我辈们亦是如此。

那会儿,乡村生活清苦,灯笼都是自家手工制作。父亲并非能工巧匠,但他做出来的灯笼花样却是最好。在我眼里,我家的灯笼棱角分明,图案最靓。父亲先准备好木材,用刀具削成灯笼大小的尺寸,量好长度,灯笼的框架在他心中早已定型。接着就是制作灯笼的面板了。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只灯笼,父亲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灯笼各不相同,有纸做的,有玻璃做的,还有透明薄膜做的。在父亲手中,生活的精彩都变成实物,点缀着平淡的日子,而这样朴素的日子在我们的眼里却绽放璀璨的光芒。

准备好材料,父亲开始动手制作了。我们在一旁打下手。一团松散的物件经过父亲的手,慢慢集萃,形状一点点优化,最后组装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灯笼在架,方方正正;灯笼在窗,明明白亮;灯笼在底座,蜡烛火焰闪烁其华,四面透明的窗子上贴上父亲的剪纸画。父亲的手很粗糙,那是劳动人民的一双手,但小猫小狗等各种小动物的图案,在他的剪刀下却是精巧细致。静态的剪贴画,在灯光的映射下,生动鲜活。一顿忙活下来,父亲额头上微微见汗,我们见到完工的三只灯笼,高兴得手舞足蹈,没等天黑就要拿出来玩耍,母亲赶忙收拾起来,让我们晚上再打出去。元宵节的仪式向来是尊崇的,乡村人老早就传承着乡间的风俗,没到时间点,可不许提前。那时如此,现今我们从乡村走出来,父母还保持着旧时的习惯。

正月十五的夜晚,家家户户灯火彻亮。铁锅里元宵翻滚,白嫩的面团,粘稠的浆水,盛上一碗,咬下去,软绵清香。节日的欢快,都在一碗元宵里,满口香甜的味道,弥漫在屋里。

村路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大多是孩童,人人提着一只灯笼。我和弟弟妹妹打着三只形状各异的灯笼,蹦蹦跳跳地从家里出来。遇到小伙伴相互比照着灯笼的大小、形态、花色以及图案,都带着自夸的表情,喧闹的场景给暮色中的村庄点染节日的畅快。一只只灯笼汇聚成一条光带,我们在村里游走,大声喧哗着,孩子们的笑声响透老远。此时,村庄也好像年轻了起来,每户人家的灯光映照着手里明亮的灯笼,顿觉天地间只剩下光的色彩了。

“正月十五打灯笼,大红灯笼高高挂。”民间流传的谚语此时不知是谁大声地吟咏着,我们也跟着应和,那一番热闹的场景,离开乡村后再也没有体会到了。城市里有正月十五看花灯的氛围,而在乡村,土味的打灯笼更值得回味。又是一年元宵节,不管岁月如何老去,乡村旧年正月十五打灯笼的场景至今难忘。



雪童子

唐宁侠 摄

风物 杂谈

年画,儿时的回忆

■沈益亮

在我小时候,年画是家里每年必备的年货之一。买年画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,自我记事起,我家的年画基本上都是我买,每到放寒假,我就和弟弟一起去供销社选买年画。

每逢过年的时候是供销社最热闹的时候,人们忙着备年货,购买大糕、果子、花生、葵花籽以及煤油等生活必需品。所以一进腊月门,供销社就挤满了人,长长的柜台前人人山人海,售货员忙得汗流浹背,应接不暇。

一进供销社门,就看见很多年画悬挂在半空中,令人眼花缭乱。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先把那些年画高高挂起,每幅下边都用小纸条写上数字序号。你看中哪幅只需在柜台上报个数字序号,工作人员就会在柜台内找到对应的数字。

这些年画色彩鲜艳,都是以寓意

吉祥富贵为主。除了传统的拜寿图、牡丹图、财神爷等,还有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,再后来就有了戏剧和影视作品,像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和《杜鹃山》等,非常受欢迎。不论怎样,每年必不可少的就是“连年有余”的年画了。画面中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,穿着大红肚兜,胸前佩戴如意长命锁,手持莲花,抱着一大缸红鲤鱼,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。画中形象质朴、自然、单纯,色彩鲜艳强烈,象征丁兴旺,丰盛有余。

等买好所有年画,工作人员会把它卷成圆筒状,然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在中间绕上一圈,用塑料扎丝或麻线绳在纸条上扎紧扣好,如同对待一件艺术品或古董似的,生怕有个闪失。

堂屋的北墙,被人们视为正墙。家家户户一直挂着一幅毛主席像。

待把房子扫完后,我们先把领袖像擦干净挂好,再根据新年画的画幅大小,画的内容以及个人爱好确定粘贴的位置。把往年已被岁月熏得黝黑的年画换下来,那些换下来的年画,也有用武之地,它们是我们兄弟最珍贵的学习用品。我们把这些旧画用来做书皮,等开学后领到新书包书本,保护书本不受磨损。待年画贴好后,整个屋里都会显得干净,光彩夺目,焕然一新,充满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而今,几十年过去了,年画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带来了色彩、乐趣,也教给了我许多知识。它既美化了我们的家居环境,也见证了一段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,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随着时代的进步,年画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。但童年贴年画、赏年画的快乐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好书 过瘾

引领学生的精神成长

——读《教育的本质》有感

■何召军

以求,上下求索的结果。

陈钱林将“教育的本质就是引领精神成长”作为一辈子的追求。为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,陈钱林创立了“健全人格”坐标图。其中横坐标为“人格基础”,包括自然人格、社会人格、精神人格,与马克思主义哲学“人是自然属性、社会属性、精神属性三位一体”的理论相契合,而纵坐标为“独立人格”。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载体就是“星卡”评价。陈钱林将星卡分为绿、红、黄三种,10张绿卡换1张红卡。黄卡作为惩罚,当学生有严重过失时,教师出示黄卡,并扣回1张绿星卡,若一周之内学生改正则取回绿卡。这让评价更富个性,惩罚更有艺术,同时引导孩子自主学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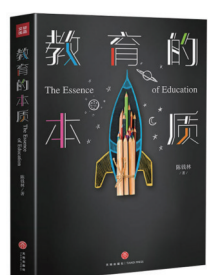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成长应当是基于孩子的幸福感,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和受教育规律,是激励孩子个性和谐发展的。尤其是陈钱林到某学校后了目睹过度的应试教育,导致成绩落后的同学缺乏自信、自尊,对学

习失去了兴趣,只能课上睡觉。这种教育生态被破坏后的景象,让陈钱林内心隐隐作痛,于是他在教学方面实施分层教学,构建了“健美智”课程体系,将星卡升级,设计了健卡、美卡、智卡,让孩子轮流做英雄。在少年明星授勋仪式时,陈钱林设计了获奖孩子与家长拥抱环节,进一步激励了学生的精神成长。同时,陈钱林还设置个性化自主作业,不仅培养了孩子的自学能力,还尊重了学生人格、学生个性化差异,最终指向了学生的精神成长。

笔者极为赞同陈钱林教育本质的论述,在班级中一直致力于打造“积极班级”,以培养学生的积极状态。作为初中班主任,送走了一届届学生后,我发现了一种现象——学生入校时活泼好动,小手常举,小口常开,小脸通红,争着抢着回答问题。可是,学生进入初二、初三后,举手的、参与课堂互动的越来越少,学生们的课堂积极性明显下降。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、怎样激发学生的热情、

怎样才能让师生互动,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当读到朱永新“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学生一种积极的态度”这一观点时,我将“积极班级”建设作为治班目标。我还主动阅读了积极心理学的相关著作,以推动、支撑我的教育实践。

而最近读到陈钱林有关“教育的本质就是引领学生精神成长”的论述,及课程评价等辅助手段后,我如同醍醐灌顶。尽管我也有“走进名人·放飞理想”“读书·成长”等主题班会,但实施的效果却不理想。尽管我也有小组捆绑式评价,但仅限于分数,每个月的小结,一开始学生兴致盎然,积极性很高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学生的兴致不再。怎样持续发力,继续开始时的和谐场景,一直困扰着我。学习了陈钱林的“星卡”、家庭合作式的评价方式,我将继续创新和完善教育教学方式,广开路径、丰富手段,以育人为本,以学生的精神状态阳光、向上为目的,促进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发展。



《教育的本质》
陈钱林 著
天地出版社

读完陈钱林所著的《教育的本质》一书,我收获颇丰、感慨颇多。书中发人深省的句子频现,论述直抵教育本质,其中对于教育规律的总结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“教育就是引领学生的精神成长”,书中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。陈钱林对教育创新、教育规律的探索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其30余年在教育路上孜孜